

俄 · 托爾斯泰著

克萊采爾奏大

沈鳳威譯

平明出版社刊

新 譯 文 叢 刊

大 拿 朔 采 萊 克

托爾斯泰著

沈鳳威譯



行 刊 社 版 出 明 平

• 1952 •

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 0001——20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書名 Крейцеровна Соната

原作著 Л. Н. Толстой

(根據1948年蘇聯“Правда”出版局版,
“星火週刊”每月文學增刊,十二卷本的“托
爾斯泰創作集”第十卷中所刊譯出。)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汕頭路八十二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人民幣七千元

譯者前言

給這部小說作介紹，應該謹慎一些；托爾斯泰太複雜了，常常令人有『莫贊一詞』之感。那末，且讓我先抄錄一段比較可靠的評介看：

『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托爾斯泰用了更多的力量寫作以肉慾的愛爲主題的藝術作品。克萊采爾、拿大和惡魔就在這時期寫成，這時他還着手寫了謝爾該神父和一本十年後擴大爲復活的中篇小說。

『前兩本中篇小說裏面揭露出了肉慾愛的致命力量和男女間肉體關係的無窮悲劇，以及不能以夫婦的精神上的接近來維繫的婚姻關係之內在的虛偽性。

『克萊采爾、拿大是一個丈夫的激動的懺悔，他由嫉妒而殺死了自己的妻子。這篇懺悔包含着熱烈的對赤裸裸的肉體愛的攻擊，認爲這樣的愛是一種不能與真正的人類道德並存的

愛，它破壞並蹂躪人們的心靈，它把夫婦變成爲隨時處在顯明的或隱祕的鬥爭狀態中的、不能和解的敵人。托爾斯泰基本上曾斷斷續續地花費了不下兩年的時間寫作克萊采爾，他曾把這本小說從頭到尾修改了九次，一次比一次使這作兇手的丈夫對性慾愛的見解佔了更多篇幅，不過，這些見解同他的命運只是間接有關的結果，出現了這麼一本作品，其中一方面含有對當時上流社會家庭制度的猛烈的暴露，這在本質上相當於一種道德學說；另一方面也含有這制度之下的一個犧牲者的最坦白的自剖。帶着平常他那種無畏的精神，托爾斯泰在這兒深入到人類本性中那些奧祕的地方，只有他才能夠揭開它們。

『然而，克萊采爾大有許多處都引起了爭論。首先，它的概括化的傾向是絕對會引起爭論的。它的猛烈的暴露力量在客觀上本應該以特權階級爲第一個目標，實際上托爾斯泰却打算把他的主角波茲內謝夫在激動中所說的一切應用於任何的社會階層。在托爾斯泰寄給契爾特科夫的克萊采爾的抄本中，針對着波茲內謝夫抱怨小孩子們使父母的生活感到力不勝任的重壓的那一段，契爾特科夫所寫下的反駁的意見是很對的。契爾特科夫說：「這是一個自私的男子的見解。孩子們在富裕的環境中是被隔離開的，而在貧窮的環境中，在茅屋裏

面，孩子們的生活和所有的瑣事全是跟共同的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這一切不應當是重負，而應當是快樂。」契爾特科夫的這一項反對的意見，當然也可以更深入地和更擴大地用來反駁波茲內謝夫的其它見解。但是，不論就心理分析的深度或就處理主題時的有力與大膽而論，克萊采爾拿大都可以算得上托爾斯泰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這本小說很快便添上了一篇後記，●在後記裏面，當托爾斯泰回答讀者們寫給他的許多詢問他想要用這部作品說明什麼思想的信件時，他解釋了這本書的意義，提出了從這本書中應當得出的結論。托爾斯泰一邊傳播波茲內謝夫的反對婚姻的見解，他同時還引用了福音書上面的話證明這些見解可靠，他把獨身和絕對的貞淨當作「基督的理想」擺在人們的面前。因此，照托爾斯泰對這本小說的解釋看來（其實這種解釋也是從書中自然而產生的），人類注定了應該完全禁慾，所以，不僅止是含有罪惡性質的家庭制度，甚而連一般的家庭也都該廢除，這也就是說，他爲了要實現一條抽象的宗教教義的原故而主張人類絕嗣。』（古德濟托爾斯泰評傳。借用朱笄先生中譯，時代社一九五〇年版，一三四——一三七頁。）

當然，托爾斯泰這種的主張是完全不對的，正如列寧所說，『托爾斯泰的學說，毫無疑問是烏托邦式的，按它的內容說來，又是最反動的（就「反動」這兩個字的最確切和最深刻的意義來說）。』（列寧Л·Н·托爾斯泰及其時代——見前書第一六八頁。）

不過，也是列寧說過：『托爾斯泰以龐大的力量 and 真誠，鞭策着統治階級，以偉大的明確性揭破了現代社會所賴以支持的那一切制度——教會、法庭、軍國主義、合法的「婚姻」資產階級的科學——的內在的謊話。』（列寧：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的鬥爭，戈寶權先生中譯，載時代社蘇聯文藝第二六期，第一二〇頁。）

克萊采胡拿大一方面雖然是一篇反動的說教，但同時也是對資產階級制度的無情的揭發。正因為托爾斯泰的遺產中具有這樣一種屬於將來的東西，他的作品將永遠為人民大眾所閱讀。

列寧說，當大眾推翻了地主及資本家的桎梏，而為自己創造出人的生活條件的時候，托爾斯泰的作品將永遠受人珍重和閱讀。

克萊采朔拿大修改過多次，當時在發行上又經過許多曲折，●有各種本子流傳在世上，因此它的異文是極多的。譯者手頭有下列幾種本子：

- 一、一九四八年蘇聯『星火』週刊每月文藝增刊十二卷本的『托爾斯泰創作集』。
- 二、一九二一年柏林『思想』社的『人人叢書』中的『克萊采朔拿大』單行本。
- 三、一九二四年牛津版『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的毛德的英譯本。
- 四、一九四六年美國『世界出版公司』『世界偉大戀愛故事集』中所收的，不署譯者姓名的英譯本。（這一譯本錯誤尚不甚多，想還不是出自陀爾（N. H. Dolé）之流的托翁英譯者之手，也許是加納特夫人的譯筆。）

五、一九四八年上海長風書店出版，孟長之先生的中譯『早春絮語』。

這五種本子無論在文字、句讀、段落等方面，都互有出入。一九三六年我曾在上海得到過一

● 印刷本未出版前，外面已有手抄本和石印本流傳；印刷本本身，也有各種不同的本子，那是托翁後來屢次自己修改的。

本英國版的某種六辨士通俗小說叢書本，彩色外皮硬紙面的，題名改爲『情熱（Passion）』

的英譯，現在已散失，但當時曾與毛德的譯本對過，亦大有出入，恐怕又有另一個來源的。

現在的譯文以一九四八年蘇聯『星火』版爲準，遇有疑難，則參對其他各本，而仍以『星火』本爲歸宿。毛德譯本後面附有克萊采朔拿大當時不公開流通的石印本的異文，約有兩萬多字；這次本已譯出，但覺得這恐怕只對於極少數的人有用，因此在最後毅然割捨了。

最後要提及的是托爾斯泰那篇著名的『克萊采朔拿大的賊』前面所引的古德濟的論文中也曾提到過這篇跋，除柏林本以外，上述諸本中都不載，幾個近年來的俄文新版本中也都沒有；我覺得這篇跋可供參考，因譯出附後。但柏林本所載，我疑心仍是不全的，因爲在毛德的托爾斯泰（下冊，第二七〇——一頁，『世界名著叢書』本）中引到過這跋文，在柏林本的最後一段之後另外還有一段；現在手頭既沒有毛德所譯的全文，或其他本子可查對，姑存疑。恐怕即是這篇跋文，也有若干異文的。

譯文曾易稿二次，最後謄清後，仍被改得硃墨交雜，覺得有些字句仍未妥善，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克萊朶朔拿大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他（她）犯姦淫了。』（馬太福音，五章，二八。）

『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耶穌說，這話不是人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受。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爲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十二。）

這是早春時節。我們在火車上已是第二個晝夜。這節車廂裏，上車下車的儘是些短程旅客；但有三個人，像我一樣，是一直從火車的出發站乘來的一個，是一位既不好看又不年青的女太太，抽着烟，面容疲憊，穿着一件半男式的外衣，還戴着小便帽；另一個——她的熟人，是一個多話的四十來歲的男人，穿戴着講究的新的衣著；還有一位躲在一邊，個子矮小，動作倉卒的紳士，年歲不大，但生着一望而知是未老先衰的白色鬚髮，他還有一雙特別發光的眼睛，迅速地從一件事物移到另一件上去。他穿着一件舊的，但出自工價昂貴的裁縫之手的，羔皮領子外套，戴着一頂高高的羔皮帽子。當他解開外衣的時候，在外套下面可看見一件俄羅斯式坎肩，和一件俄羅斯式的繡花襯衫。這位紳士有一個特點，便是老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又像是咳嗽，又像是要開始笑，却立即又止住似的。

一路上這位紳士儘量避免和旅客們交談和結識。對於隣座者的攀談，他簡短而粗暴的作答；除此之外，他不是讀書，便是一面看望窗外一面抽烟，要不然就從一個舊提袋裏拿出吃食來，喝點茶或是吃一點東西。

我覺得他爲孤獨所苦，因此幾次想和他攀談，但每一次，我們的視線一接觸，——因爲我們斜對面坐着，這是常會發生的——他就轉向他處，拿起他的書，或是看窗子外面了。

第二天傍晚，車停在一個大站上時，這位神經質的紳士下車去弄了些開水沏起茶來。服裝講究而新式的那位紳士——後來我看出來，他是一個律師——和他的女伴，即是那位穿半男式外衣的抽烟的太太，到站上喝茶去了。

那位紳士和女太太不在的時候，有幾個新旅客走進車廂來，其中有一個身材高大，鬚鬚刮得乾淨，臉上有縐紋的老人，顯然是一個商人，他穿着一件鼯鼠皮裏大衣，戴着一頂大帽頂的布帽子。這商人坐在那位女太太和律師的坐位對面，馬上和一個青年人談了起來，那個年青人，由他的外表看來，是一個商人的夥計，也是在這一站上車的。

我坐在斜對面，因爲火車停着，當沒有人，在我們中間經過的時候，我能夠聽見他們談話的

一些片段。商人起初說，他是到他的產業上去的，這產業就在下一站以後，像通常一樣，他們從物價和商業說起，照例也談到莫斯科目前的商情，然後便談到了尼日郭羅德市集。●夥計說起他們二人都認識的一個富商在市集上怎樣酗酒胡鬧，但老人不等他說完，便說起以前在古那文，諾他自己也參與了的酗酒胡鬧。他顯然因他自己曾親身參與其中而得意，並且帶着顯然的高興細述着，有一次他們怎樣和剛才說起的這個富商一塊兒，在古那文諾喝醉了酒，幹了那樣一件惡作劇，那是只可以用耳語來敘述的，夥計聽了便大笑起來，笑得全車廂都能聽見，同時老人也大笑起來，露出兩個黃牙。

我想，再聽下去也聽不到什麼有趣的話，就離座而起，打算到月台上去溜達溜達，等待開車。在車門口，我遇見了律師和女太太，他們正一面走一面在起勁地談着。

「您來不及了，」善於交際的律師對我說，「第二遍鐘就要打了。」

真的，我沒有走到列車的盡頭，就打鐘了。我回來的時候，律師和女太太之間，還繼續着熱烈的談話。年老的商人在他們對面默然坐着，嚴肅地向前直視，時時不以爲然地閉着嘴嚼牙齒。

『於是她坦白告訴她的丈夫，』律師微笑着說（這時我正在他身邊走過）『她說，她不能夠，也不願意再和他一同生活下去了，因為……』

他繼續說了些什麼，我便沒法聽見了。因為在我後面又有幾個旅客進來了，還有列車長，接着還有一個搬運夫走上車來，以後又有好些時候的雜聲，使得談話不能聽清。等到一切都靜了下來，我又能聽見律師的說話聲的時候，談話顯然已由一件個別的事情上轉移到一般的討論上去了。

律師說，歐洲的輿論正集中在離婚這一問題上，這類案件在俄國也一天比一天多了。他發覺只有他一個人在說話，於是便停止了他的言論，而向那個老人問道：

『這種事情，以前是沒有的，是不是？』他愉快地微笑着。

老人要想回答，然而火車開動了，於是他脫下帽子，劃了十字，低低唸了些禱告。律師移開了他的眼光，有禮地等候着。做完了禱告，劃了三次十字之後，老人把他的帽子端端正正、低低地戴上，在座位上坐坐好，才開始說話。

『有是也有的，先生，不過比較少，』他說。『像現在這年頭，這是免不了的了。現在的人都太

『有教育了。』

列車愈走愈快，在路軌銜接處發出響聲，使我難於聽清談話，我既然有興趣，便湊近去一些。我隣座的那位眼睛閃耀的神經質的紳士，顯然也發生了興趣，他並沒有移動他的座位而在傾聽着。

『教育有什麼不好呢？』女太太帶着幾幾乎看不出的微笑說，『難道像從前那樣，新娘和新郎在結婚以前甚至見都沒有見過，結起婚來倒反好嗎？』她繼續說下去，像許多女太太的習慣一樣，回答着並不是對方的問話，而是她想像對方會說的話。『他們也不知道是否會相愛，是否能夠相愛，就隨隨便便和任何一個瞎碰碰上的人結了婚，於是便痛苦一生，你們以為那樣子比較好嗎？』這話她顯然是對着我和律師說的，並不是對那個在跟她談話的老人說的。

『現在的人是太有教育了，』商人說着，藐視地望着女太太，並不回答她的問話。

『我倒很想領教一下，您對教育和夫婦不和二者間的關係是怎樣看法的，』律師說，幾乎看不出地在微笑。

商人正要說什麼，但女太太打斷了他。

「不，」她說，「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律師止住了她。

「不，請讓這位先生發表他的意見。」

「愚蠢便是從教育中來的，」老人斷然地說。

「他們讓兩個並不相愛的人結婚，後來還要覺得夫婦過得不和可怪，」那女太太急急地說，一面掉頭看着律師，我甚至那個夥計，夥計，現在已站了起來，靠在車座背上，微笑地在傾聽談話。「不是只有獸類才可以照主人的意志匹配的嗎？至於人類，那是各人有自己的傾向和愛好的，」她這樣說顯然是要想譏刺那個商人。

「太太，您不應該這樣說的，」老人說，「獸類是畜牲，但人類是有法律的。」

「是的，但是在沒有愛情的時候，怎麼能夠跟別人一塊兒生活呢？」女太太還是那樣急急地在發表她的議論，這議論她認為十分新鮮。

「在從前，是沒有這種說法的，」老人用一種嚴肅的語調說，「只有現在才作興這樣。爲了一點兒小事，女人便立刻說：『我要離開你了！』連農民中間也流行起來，『諾，』那種女人說，『你把你的襯衣和褲子拿去吧，我要跟凡加了，他的頭髮比你的髮些。』那還能說什麼呢？可是在一